

經部

讀禮志疑卷四

贈内閣學士陸隴其撰

洪武孝慈録一書直是師心自用

朱子文集卷七十四策試榜喻云問唐開元釋奠儀設先聖神位於堂西東向先師位其東北南向初不云有像設及從祀諸子也今以當時人文章所記著考之則皆為夫子南面像門人亦像十二而圖其餘於壁是則

開元之制施用于當時者亦無幾耳愚按一代之禮遂時增改不同古今皆然如明之會典其不施用者多矣何怪乎開元之釋奠儀哉今人或執一端以疑周禮者皆不通於時變者也

宋人于銓選時必問其葬父母與否亦見于朱子策試榜喻此法大有益于禮教又文集一百卷勸諭榜内有云鄉里親知来相弔送但可協力資助不當責其供備飲食此一言大有益于喪禮

孔氏禮記卷首疏云古史考遂皇至于伏羲唯經三姓鄭康成六藝論曰遂皇之後歷六紀九十一代至伏羲其文不同未知孰是方叔機註六藝論云六紀者九頭紀五龍紀攝提紀合洛紀連通紀序命紀凡六紀也九十一代者九頭一五龍五攝提七十二合洛三連通六序命四凡九十一代也但伏羲之前伏羲之後年代參差所說不一緯候紛紜各相乖背且復煩而無用今並畧之唯據六藝論之文及帝王世紀以為說也案易繫辭云包犧氏沒神農氏作帝王世

紀云伏羲之後女媧氏亦風姓也女媧氏沒次有大庭氏栢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渾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凡十五代皆襲伏羲之號然鄭玄以大庭氏是神農之别號封禪云無懷氏在伏羲之前今在伏羲之後則世紀之文未可信用又太上貴德鄭注云太上帝皇之世孔疏云熊氏謂三皇稱皇者皆行合天皇之星鄭玄意則以伏羲女媧神農為三皇故註中候敕省圖引運斗樞伏羲女媧神農為三皇

也然宋均註援神契引甄耀度數燧人伏羲神農爲三皇譙周古史考亦然白虎通取伏羲神農祝融爲三皇孔安國則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並與鄭不同此皆無所據其言非也鄭數伏羲女媧神農非謂其人身自相接其間代之王多矣其五帝者鄭註中候敕省圖云德合五帝坐星者稱帝則黃帝金天氏高陽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是也實六人而稱五者以其俱合五帝坐星也散而言之則三皇亦稱帝月令云其帝太昊是

也五帝亦稱皇呂刑云皇帝清問下民是也愚按此等處只宜分别諸家之説存而不論可也

禮器云禮者體也祭義云禮者履此者也故鄭康成云禮者體也履也統之于心曰體踐而行之曰履此與朱子所云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亦大畧相似但鄭遂以周官為體儀禮為履周官為禮儀禮三百儀禮為威儀三千則拘矣

經文用字有對文散文之不同又有古今之不同如幼

子常視毋誑疏云古者觀視于物及以物視人則皆作示傍著見後世觀視于物作示旁著見以物示人單作示字又戶外有二屨疏云古人之言無問單之與複皆名為屨今人言屨正謂單者也此皆古今之不同也

毋踖席孔疏云踖猶躐也席既地鋪當有上下將就坐當從下而升當己位上不發初從上從上為躐席也玉藻所云者自是不由席前升與此別按集說即以玉藻之躐席為踖席恐非是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疏云門以向堂為正右在東
集說止云闑東為右欠明
拾級聚足鄭注云拾當為涉聲之誤也集說却將拾字
正觧作涉字不是
帷薄之外不趨疏云薄簾也愚按賈生治安策帷薄不
修即此薄字
奉席如橋衡鄭注云橋井上桔槔疏云左昂右低如橋
之衡衡横也集說却云如橋之高如衡之平觧来却相

反

孔疏云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者謂東西設席南鄉北鄉則以西方為上頭也所以然者凡坐隨于陰陽若坐在陽則貴左坐在陰則貴右南坐是陽其左在西北坐是陰其右亦在西也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者謂南北設席坐在東方西向是在陽以南方為上坐在西方東鄉是在陰亦以南方為上亦是坐在陽則上左坐在陰則上右按集說於北條載朱子之說似不如孔疏之

詳孔疏又曰此據平常布席如此若禮席則不然案鄉飲酒禮註云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西與此不同愚按曲禮所言是並坐之上下鄉飲酒所言是對坐之上下恐不當引此說

侍飲于長者酒進則起拜受于尊所燕禮鄉飲禮皆不云拜受于尊所集說呂氏云以禮與侍飲異也孔疏云疑是文不具耳愚按孔疏是

餕餘不祭集說有二解孔疏又是一解今姑從集說前

一解

水潦降不獻魚鼈孔疏引定四年水潦方降謂天降下水潦魚鼈難得集說云水涸魚鼈易得不足貴故不獻此等處不見得誰是

獻田宅者操書致孔疏云古者田宅悉為官所賦本不屬民今得此田宅獻者是或有重勲為君王所賜可為已有故得有獻集說呂氏亦如此解然愚按既是君所賜豈得擅獻人燕噲之讓子之鄭伯之假許田君子皆

譏之則此解豈可通乎竊恐是周衰之變禮下文前有車騎則載飛鴻疏亦云古人不騎馬今言騎者當是周末時禮

知生者弔知死者傷鄭注云弔傷皆謂致命辭也孔疏云皆不自往而遣使致已之命也愚按此則分而言之曰弔曰傷故弔有弔詞傷有傷詞若通而言之亦曰弔而已矣集說殊欠分明

禮不下庶人非是都不行禮也鄭注云為其遽于事且

不能備物孔疏云其有事則假士禮行之刑不上大夫非謂都不刑其身也鄭注云其犯法則在八議輕重不在刑書孔疏云若大夫罪未定之前則皆在八議若罪已定將刑殺則適甸師氏集說曰不制大夫之刑猶不制庶人之禮也愚按先王于上下之際分别如此為士君子者其可不知自異于庶人乎

前有摯獸則載貔貅集說不言貔貅是何獸孔疏曰貔貅是一獸又曰貔一名曰豹虎類也

父之讐弗與共戴天孔疏云公羊說復百世之讐古周禮說復讐之義不過五世許慎謂魯桓公為齊襄公所殺其子莊公與齊桓公會春秋不譏又定公是魯桓公九世孫孔子相定公與齊會于夾谷是不復百世之讐也從周禮說鄭康成不駁即與許慎同愚按集說于此亦畧不言

孔疏言易繫辭著龜相似無長短僖四年左傳晉太史欲止公之意托云筮短龜長耳實無優劣也若杜預鄭

玄因筮短龜長之言以爲實有長短愚按孔氏甚尊康成而此却不以其說爲然

孔疏天子諸侯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則據筮人而言次事唯卜不筮則據表記而言小事無卜唯筮則據筮人而言又云春秋僖二十五年晉卜納襄王得黄帝戰于阪泉之兆又筮之得大有之睽哀九年晉卜伐宋亦卜而後筮是大事卜筮並用也但春秋亂世皆先卜後筮不能如禮鄭注周禮云筮凶則止不卜洪範有筮逆

龜從者崔靈恩云凡卜筮天子皆用三代蓍龜若三筮並凶則止而不卜鄭云若一吉一凶雖筮逆猶得卜之也又疏云其大夫則大事卜小事筮説得諸經異同處最明又鄭注大事卜小事筮疏則云此大事者謂小事之中為大事蓋緣鄭注與疏前意不同故為之斡旋如此

泰龜泰筮疏云欲寖美此龜筮故謂為太龜太筮也愚按龜筮而尊崇其名如此古人之敬卜筮如此

介者不拜孔疏云介甲鎧也集説云介冑也集説誤

曲禮下云提者當帶孔疏謂朝服之屬其帶則高於心深衣之類其帶則下于脇提者當帶謂深衣之帶集說止云深衣之帶也便不明白又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孔疏謂衡平也平謂人之拱手正當心平故謂心爲衡凡言衡有二處若大夫衡視則面爲衡集說亦取疏意而刪去數語讀者便難曉又後國君綏視大夫衡視孔疏云綏頹下之貌前執器以心爲平故以下爲綏此視以面爲平故綏下于面則上于袷也集說亦本之而不如

疏之明

主佩倚則臣佩垂孔疏云倚猶附也君宜直立則佩直附倚身集說却云傚俛則倚于身傚俛二字不是

執玉其有籍者則裼無籍者則襲鄭注載有兩說其前一說是正意集說反取其後一說恐未是

裼襲二字孔疏于執玉條前則云凡執玉之時必有其藻以承于玉若盡飾見美之時必垂藻于兩端令垂向于下謂之有籍當時所執之人則去體上外服以見在

内裼衣故云有藉者則裼也其事質充美之時承玉之
藻不使下垂屈而在手謂之無藉當時所執之人則掩
其上服襲蓋裼衣謂之無藉者則襲藻藉有二種一者
以韋衣木畫之也二者絢組垂之若版之藻藉則常有
今言無者據垂之也其垂藻之時則須裼後則云襲所
以異于襲者凡衣近體有袍襗之屬其外有裘夏月則
衣葛其上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常著之
服則皮弁之屬也掩而不開則謂之為襲若開此皮弁

及中衣左袒出其裼衣謂之為裼故鄭注聘禮云裼者左袒也據前所言則裼似去外服據後所言則裼只似袒存疑解鄉黨則又似有直領曲領之分未知果如何又按玉藻襲裘不入公門孔疏云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正服但據露裼衣不露裼衣為異耳愚按此只云露不言何樣露法想或去而露之或袒而露之或直其領而露之其制原不一也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

如其國之故祭祀之禮即夏立尸殷坐尸周旅酬六尸

及先求陰陽犧牲騂黑之屬也居喪之服者殷雖尊貴

猶服傍親周則以尊降服哭泣之位者殷不重適以班

高處上周世貴正嗣孫居其首愚按議禮者不可不知

古今之變

席蓋孔疏謂喪車蓋也臣有死于公宮可許將柩出門

不得將喪車凶物入也集說却云席所以坐卧蓋所以

蔽日與雨恐集說不是

苞屨扱衽厭冠不及公門孔疏謂服問云唯公門有稅齊註云不杖齊衰也于公門有免齊衰則大功有免經也如鄭之言五服入公門與否各有差降熊氏云父之喪惟扱上衽不入公門冠經衰屨皆得入也杖齊衰則屨不得入不杖齊衰衰又不得入其大功經又不得入其小功以下冠又不得入此厭冠者謂小功以下之冠故云不入公門凡喪冠皆厭大功以上厭冠宜得入公門也愚按集說云此皆凶服故不可以入公門並不言

有差降則與所謂不奪人之喪者違矣

孔疏引大戴禮王度記云大夫俟放于郊三年得環乃還得玦乃去愚按古人既不得于君矣而猶待放三年既得玦而去國踰境矣而猶爲壇鄉哭素衣髦馬三月而後復服其忠厚不忘君如此鄭康成禮註所謂臣無君猶無天也此當與孟子三月無君則弔及三宿而去同看

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孔疏曰熊氏云案

春秋説題辭樂無大夫士制鄭氏箴膏肓從題辭之義大夫士無樂小胥大夫判縣士特縣者小胥所云娛身之樂及治人之樂則有之也故鄉飲酒有工歌之樂是也説題辭云無樂者謂無祭祀之樂故特牲少牢無樂若然此云大夫不徹縣士不徹琴瑟者謂娛身及治民之樂也愚案此説樂制明矣然衆仲所謂大夫四士二則又如何解

措之廟立之主曰帝鄭注引春秋傳曰凡君卒哭而祔

祔而作主正義曰此是左傳僖三十三年之言也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卒哭者是葬竟虞數畢後之祭名也孝子親始死哭晝夜無時葬後虞竟乃行神事故卒其無時之哭猶朝夕各一哭故謂其祭為卒哭明日而立主祔于廟隨其昭穆從祖父食卒哭主暫時祔廟畢更還殯宫至小祥作栗主入廟乃埋桑主于祖廟門左埋重處故鄭云虞而作

主至祔奉以祔祖廟既事畢返之殯宮然大夫士亦卒哭而祔而左傳唯據人君有主者言之故云凡君鄭注祭法云大夫士無主也此言凡君明不關大夫士也崔靈恩云大夫士無主以幣帛祔祔竟並還殯宮至小祥而入廟也又檀弓云重主道也鄭注引公羊傳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則似虞已有主而左傳云祔而作主二傳不同者案說公羊者朝葬日中則作虞主若鄭君以二傳之文雖異其意則同皆是虞祭總了然後作主以

作主去虞實近故公羊上係之于虞作主謂之虞主又作主爲祔所須故知左氏據祔而言故云祔而作主愚按此疏叙作主次第最詳然又須看朱子答陸子壽李繼善諸書

天子有后條孔疏載鄭氏周禮九嬪註云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日而徧愚按汪苕文輩皆以此註爲非然所謂當夕者只是派定以備人君之幸

御至于節欲之法自在人主豈必慮其過哉

天子建天官先六大鄭註云此葢殷時制也孔疏云鄭註大傳夏書云所謂六卿者后稷司徒秩宗司馬作士共工也而不說殷家六卿之名今此記所言上非夏法下異周典鄭唯指為殷禮也太宰既尊故先列太宰并顯太宰之下隷屬太宰之官故云先六大集說以鄭氏無所考證皆臆說愚按若不作殷制看便不可解

大士孔疏云知大士非司士及士師卿士之等者以其

下别有司士司寇故知非士師卿士也與大祝大卜相連皆主神之士愚案集說不言大士是何官殊畧孔疏又云司士主公卿以下版籍爵禄之等集說亦畧不言

孔疏宗伯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若通而言之悉曰朝從初受名愚按此亦猶仁之有專言偏言也又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而春秋四時田獵皆曰蒐

孔疏又曰案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

一見六服分来又每方服別分為四分一分朝春一分宗夏一分覲秋一分遇冬愚案此朝覲之制與書蔡註所說羣后四朝六年五服一朝之制不同

鄭康成云覲禮今存朝宗遇禮今亡然又云諸侯春見曰朝受摯于朝受享于朝秋見曰覲一受之于廟此不知其何據孔疏第云是春朝也先受朝竟然後入廟亦不言其據

鄭康成又云朝者位于内廟而序進覲者位于廟門外

而序入孔疏云此內朝即路門外朝也對皐門內三槐九棘之外朝故稱內也若對路寢庭朝又為外又云凡天子三朝一在路門內謂之燕朝太僕掌之二是路門外之朝謂之治朝司士掌之其三是皐門之內庫門之外謂之外朝朝士掌之諸侯亦有此三朝愚案司士所掌治朝之位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西上卿大夫西面北上與曲禮所謂諸公東面諸侯西面者不同孔疏並不詳其何故

既葬見天子曰類見孔疏云春秋之義三年除喪之後乃見而今云既葬者謂天子或廵狩至境故得見天子未葬未正君臣故雖天子廵狩亦不見也愚按此疏甚明集說畧而不言何故

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鄭注云御猶主也書曰越乃御事謂主事者此說不可易集說却云御御車也甚謬

天子祭天地孔疏云天神有六祭之一歲有九昊天上帝冬至祭之一也蒼帝靈威仰立春之日祭之于東郊

二也赤帝赤熛怒立夏之日祭之于南郊三也黄帝含
樞紐季夏六月土王之日亦祭之于南郊四也白帝白
招拒立秋之日祭之于西郊五也黑帝汁光紀立冬之
之日祭之于北郊六也王者各禀五帝之精氣而王天
下于夏正之月祭于南郊七也四月龍星見而雩總祭
五帝于南郊八也季秋大饗五帝于明堂九也地神有
二歲有二祭夏至之日祭崑崙之神于方澤一也夏正
之月祭神州地祇于北郊二也或云建申之月祭之與

郊天相對冬至祭昊天上帝者春秋緯云紫微為天帝北極耀魄寶是也其配之人以帝嚳配之故祭法云周人禘嚳是也其五帝則春秋緯文耀鉤云蒼帝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黄帝曰含樞紐白帝曰白招拒黒帝曰汁光紀愚案此條疏發明鄭氏天地之說最詳要之本于讖緯而不可據

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鄭注云後有德者繼之不嫌也愚按此註似不若集說方氏之無弊

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孔疏云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集說不及此意嫌畧

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孔疏云言及問對則宜每事稱禮也集說云朝廷之上凡所當言者皆禮也一問一對必稽于禮二說不同集說為長

王制鄭康成註云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

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為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涉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為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唯天子畿內不增按如此說則周禮與王制方不矛盾而程朱之意則以為是出于漢儒之附會不可盡信闕之可也今人讀書者不可不知康成之說又不可不知程朱之意

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鄭云仍主王肅

孔疏謂諸侯至士總而言之皆謂之官官者管也以管領為名故尚書周官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下云外有州牧侯伯是州牧侯伯亦為官也若細而言之曰諸侯非偏有所主則非官也故學記云大德不官註云天子諸侯是也愚案此等處註疏最分曉

注疏謂殷爵三等此或有之至引公羊何休之說云春

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為一此則難從

孔疏謂天子上中下之士皆稱元士上農夫是受上地之農夫此皆似有理不知朱子孟子註何故不從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鄭註云此夏制也孔疏云王制之文鄭皆以為殷法此獨云夏制者以明堂殷官三百與此百二十數不相當故不得云殷制也記者故雜記而言之或舉夏或舉殷也愚按此節集說引石梁王氏之說駁鄭註恐不是

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鄭康成則云此時晉文霸時所制熊氏則云或以為虞夏法或以為殷法總因與周禮朝聘之期不合故多異義闕疑可也中庸朝聘以時似不應以此解若聘義云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則孔疏謂是諸侯自相聘是周公制禮之正法與王制殷制也周公制禮九州大界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有九也其一為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孔疏云此殷制也者以夏

時萬國則地餘三千里周又中國方七千里今大界三千非夏非周故云殷制也云周公制禮九州大界方七千里者案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向服男服采服衛服要服服五百里通王畿四面為七千里大行人要服已外即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是要服以内為中國也愚案謂之殷制則周初武王之制亦如此矣大抵康成之意所以定此為殷制者蓋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與周不同又千七百七十三國

與禹萬國數復異然云禹承堯舜要服之内地方七千里是謂禹之地擴于唐虞也又云夏末旣衰夷狄内侵諸侯相并土地减國數少殷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亦分為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國焉是謂殷之地狹于夏也又云周公復唐虞之舊域分其五服為九其要服之内亦方七千里而因殷諸侯之數廣其土增其爵耳是謂周之地又擴于殷也此皆未見確據故程朱寧闕而不論而其解尚書弼成五服至于五千

云輔五服而成之至于四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為方萬里王肅蔡沈亦皆不用其說孔疏于王制雖從鄭而于尚書則削所云又不同也

造乎禰孔疏引白虎通曰獨見禰何辭從卑不敢留尊者之命謂出辭别先從卑起最後至祖仍取遷主則行也若前至祖後至禰是留尊者之命故不敬也愚按此推説禮意委曲得情

小學在公宫南之左大學在郊鄭註云殷之制天子曰

辟廱諸侯曰頖宫鄭不註是何代制集說引張子曰辟廱古無此名蓋始于周恐亦難據大司樂賈疏曰五帝學總名成均當代則各有別稱三代天子學總曰辟雍當代則各有異名

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釋奠二字注疏無定觧集說則竟畧而不言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鄭注云三田者夏不田孔疏何休云運斗樞曰夏不田穀梁有夏田于義為𢁉鄭玄

釋之曰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教授于世若以其所欲改隂書于緯藏之以傳後王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讖緯見讀而傳為三時田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穀梁也如鄭此言三時之田不敢顯露隂書于緯四時之田顯然在春秋之經穀梁為傳之時去孔子既近不見所藏之緯唯覩春秋見經故以為四時田也公羊當六國之時去孔子既遠緯書見行于世公羊既見緯文故以為三時田

愚案此言緯書之緣起最詳蓋漢儒真以是為孔子書也

孔疏云諸侯不掩羣者是畿內諸侯為天子大夫故下曲禮云大夫不掩羣此皆是熊氏之說若皇氏以此為夏殷禮下曲禮為周禮義或然也愚案此等異同處集說皆畧而不言豈不疎乎

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鄭注云常用數之仂集說不明白又按禮器云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集說云王制言

豐年不奢凶年不儉是專言祭禮此兼言諸禮耳則集說于王制固不主鄭說矣然鄭說自無病

制國用條引律歷志章部統元之說云十九歲為一章四章為一部二十部為一統三統為一元一元有四千五百六十歲初入元一百六歲有陽九謂旱九年愚案此災歲似應即在四千五百六十年之内疏謂災歲另算恐未然

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孔疏云左傳大夫言

三月士言踰月此總言大夫士三月而葬者其實大夫三月者除死月為三月士三月者數死月為三月士之三月正大夫之踰月也若春秋之時天子諸侯之葬皆數死月愚案此處注疏甚明集說乃以為不然何也喪從死者祭從生者鄭注云從生者謂奠祭之牲器盧植云除服之後吉祭之時以子孫官祿祭其父祖若喪中之祭虞祔練祥仍從死者之爵引小記雜記虞祔之禮以證孔疏謂盧解據死者子孫身無官爵故喪中之

祭皆用死者之禮若其生者有爵則祭從生者之法真謂葬前祭謂葬後愚按如疏之説則盧鄭二觧本不相礙然中庸祭以士祭以大夫二祭字却難看作二樣

讀禮志疑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禮志疑卷五 六

詳校官侍郎臣謝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錄監生臣丁瑞麟

讀禮志疑卷五

贈內閣學士陸隴其撰

孔疏辨王鄭廟制之異同有曰家語先儒以為肅之所作未足可依議為鄭學者排王肅并疑肅所表章之家語但孔氏於此止述衆說之同異而不斷其孰是至尚書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疏始言鄭說之非盖漢唐儒者解經必守家法故如此

孔疏謂諸侯不敢祖天子若有大功德王特命立之則可若魯有文王之廟鄭祖厲王是也魯非但得立文王之廟又立姜嫄之廟及魯公武公之廟并周公及親廟除文王廟外猶有八廟也此皆有功德特賜非禮之正也愚案周世廟莫淆于魯

孔疏謂大夫三廟者天子諸侯之大夫皆同知者以此及祭法歷陳天子諸侯即云大夫更不別云諸侯之大夫故知與天子大夫同也卿即大夫總號其三公即與

諸侯同愚案天子之卿大夫受地與侯伯同而廟制卻與侯伯異又士一廟鄭注云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孔疏云既云諸侯之中士下士一廟則天子之中士下士皆二廟也必知皆二廟者以其總稱元士愚案大夫既與諸侯之大夫同而中士下士又與諸侯之中士下士異此等皆可從但云天子七廟是周制則難從又王制不言天子畿內諸侯有卿蔡仲之命曰周公以為卿士孔疏謂周禮都鄙建其長立其兩馬鄭皆云

亦卿兩人是畿内諸侯立二卿恩案此可以補王制之闕

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鄭註以此為夏殷祭名而非周制一則證以周禮宗伯之文一則證以小雅礿祠烝嘗之文而于祭義郊特牲之言春禘者則直改為禴此等處集說亦無以議之

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此條集說與鄭注不同集說謂有時祫有大祫王

制所言乃是時祫鄭註則只是大祫並無所謂時祫集說謂祫嘗祫烝與嘗祫烝祫變文而已非有異也鄭註則云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又王肅以禘為大祫為小康成則以祫為大禘為小謂禘則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于后稷之廟其坐位乃與祫相似其文武以下若穆之遷主祭于文王之廟文王東面穆主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于武王之廟武王東面其昭主皆南面無穆主又康成之說又有練時之禘

此等康成說皆不可從至杜預謂祫即禘也尤謬若康成謂魯禮三年喪畢而祫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其意以禘祫之年皆從三年喪畢後數起此似近理

關譏而不征孔疏謂此夏殷法周則有門關之征若凶年則無稅也愚按孟子所說大抵不純是周制

升于司徒者不征于鄉升于學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孔疏云雖升司徒猶給鄉之繇役以藝業未成身雖升

學亦以學未成猶給司徒繇役若其學業旣成免其繇役愚按依疏言則選士俊士猶未是造士直待學成然後免征而為造士依集說則選士俊士即是造士孔疏似長

司會以歲之成質于天子一條集說謂以周制異而不言其異在何處孔疏謂以周法言之司會總主羣官簿書而此則司徒司馬司空各質于天子不由司會愚按周法即如今之錢糧歸併戶部王制所言則明朝之各

部考成也

皇收冔冕不言衣鄭氏則補之曰凡冕屬其服皆玄上纁下有虞氏十二章周九章夏殷未聞深衣燕衣縞衣玄衣不言冠鄭氏則補之曰其冠則牟追章甫委貌也又以皇與下冕相對故為冕屬又以經云夏后氏燕衣而養老周人玄衣而養老周人燕服玄衣故知養老燕羣臣之服也又以燕禮諸侯燕臣子用朝服明天子之燕亦朝服也又因玉藻天子皮弁以日視朝故知天子

與諸侯朝服之别集說于此殊踈畧
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可見王政之等殺
六十不親學注云不能備弟子禮愚案弟子之禮亦且
因年而减今人有老而營營于勢利甘為人下者亦獨
何哉
為田九萬億畝疏本有二說一說謂萬億字誤一說謂
皇氏以為億數不定或以十萬為億或以萬萬為億或
以一萬為億此云萬億者秖是萬萬也六國時或將萬

為億故云萬億但古事未知孰是故備存焉今集說但謂經文誤是用其前說愚謂皇氏說亦有理

地與星辰四遊之說月令孔疏引鄭氏考靈耀之註甚詳孔氏本不以說為是然却云禮是鄭學故具言之賢者裁焉可見其守家法之嚴

孔疏又引鄭考靈耀註曰日有九道黄道一青道二出黄道東赤道二出黄道南白道二出黄道西黒道二出黄道北日春東從青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

從黑道立春星辰西遊日則東遊春分星辰西遊之極日東遊之極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夏則星辰北遊日則南遊夏至星辰北遊之極日南遊之極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以此推之秋冬可知又云月行九道並與日同愚按此言日之九道本因四遊而然今法既不用四遊則日恐難以九道言

鄭注月令謂凡此車馬衣服皆所取于殷時而有變焉非周制也周禮朝祀戎獵車服各以其事不以四時為

異又玉藻曰天子龍衮以祭玄端而朝日皮弁以日視朝于此皆殊疏云虞夏之制有日月星辰十二章之服周之制朝祀戎獵車服各有殊今此下與周禮不同上與虞夏又異故云取殷時也殷時木輅此乘鸞輅不純用殷故云而有變焉愚案以月令車馬衣服為殷制此亦説得有據集説畧而不言何故

先立春三日孔疏云周法四時迎氣皆前期十日而齊散齊七日致齊三日今秦法簡省故三日也盖散齊二

日致齋一日愚按此則安知不是夏殷之法何以知其必是秦法

孔疏云賈馬蔡邕皆謂迎春祭太皡及勾芒鄭則以爲蒼帝靈威仰愚按依宗伯注則鄭說四時迎氣亦兼祭五人帝五人神

宿離不貸鄭注云離讀如儷偶之儷宿儷謂其屬馮相氏保章氏掌天文者相與宿偶當審候伺不得過差也疏云恒在候處相與止宿配偶共審察伺候愚案此句

集說殊不若注疏之明

天氣下降孔疏云天地之氣謂之陰陽一年之中或升或降故聖人作象各分為六爻以象十二月愚案此云六爻象十二月精矣但月令于正月而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於十月而曰地氣下降天氣上騰方其升而謂之下降方其降而謂之上騰畢竟可疑孔疏亦未甚明白

孔疏曰斗星隨天而轉日一夜過轉一周而行一度故

正月建寅二月建卯愚按此亦如日之不及天一度也然不知亦有歲差否

鄭注漢始以驚蟄為正月中疏云劉歆作三統歷改驚蟄為二月節律歷志因之盖蟄蟲正月始驚二月大驚故移驚蟄為二月節雨水為正月中愚按此考古歷者所當知

季春大合樂鄭注云大合樂者所以助陽達物風化天下也其禮亡按周禮大胥賈疏謂文王世子之大合樂

則大胥所謂春入學合采合舞秋頒學合聲也月令季春之大合樂則大胥所謂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也

月令孟春其祀戶祭先脾鄭注云凡祭五祀于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于奥祀戶之禮南面設主于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為俎奠于主北又設盛于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畧如祭宗廟之儀孔疏曰此皆逸中霤禮文云祭五祀于廟者設祭戶祭中霤在于廟室

之中先設席于廟室之奥若祀竈祀門祀行皆在廟門外先設席于廟門之奥雖廟室廟門有别總而言之皆謂之廟故云凡祭五祀于廟此謂殷禮若周則七祀加司命與厲也不審祀之處所亦當與竈門行等俱在廟門之外祀也若周總在宫内故宫法正云祭社稷七祀于宫中云有主有尸者謂天子諸侯若卿大夫廟無主則五祀無主也云肉脾一腎再者申明祭肉三度之事其祭肉三者脾尊故一祭腎卑故再祭云既祭徹之更陳

鼎俎設饌于筵前者謂旣祭黍稷祭肉醴之後徹去俎之與盛更陳列鼎俎設其饌食于初設奥之筵前其時主已移于筵上主人出戶迎尸尸入即筵而坐但宗廟之祭尸入之後始祭籩豆及黍稷醴其祭戶之時已于西祭黍祭肉祭醴今迎尸而入則應坐而饌食不更祭黍稷祭肉祭醴故云畧如祭宗廟之儀祭戶所以先設席于奥乃設饌筵迎尸皆在奥者就尊之處也中閭設主祭黍祭肉戶西者就戶處也其餘五祀所祭設主皆

就其處也又孟夏之月其祀竈祭先肺鄭注云竈在廟
門外之東祀竈之禮先席于門之奥東面設主于竈陘
乃制肺及心肝為俎奠于主西又設盛于俎南亦祭黍
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二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
于筵前迎尸如祀戶之禮孔疏云竈陘謂竈邊承器之
物以土為之愚按論語云與其媚于奥寧媚于竈想春
秋之末迎尸之禮將廢而時人之議論如此雖賈之引
此另自有謂而即此二語亦可見古禮之變革有由又

按鄭注五祀孔疏皆謂是逸中霤禮文可見逸禮唐初尚存

鄭注於仲夏大雩帝云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亦修雩禮以求雨因著正雩此月失之矣又于季夏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註云四者甲類秋乃堅成周禮曰秋獻龜魚又曰凡取龜用秋時是夏之秋也作月令者以為此秋據周之時也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因書于此似誤也愚按此

鄭注仔細處集說皆畧而不言

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嗜欲定心氣百官靜事無刑以定晏陰之所成愚按君子之養微陰也與微陽同盖陰之不正者固當謹防之大易之履霜是也陰之正者則必長養之月令之晏陰是也

鄭注黼黻文章云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與虞書黼黻之詿絶不同

玩孔疏中央土每時輙寄一十八日其說本起于日之四遊四遊之說既不可從則寄旺之說恐亦難信

律中黃鐘之宮孔疏云四時之律皆取氣應而土王之律獨取聲應者一者欲與四行為互二者為無别候土氣之管故也土無候氣之管者以寄王四季之末故從四時之管而不别候也唯以四行末十八日為土之氣也蔡氏及熊氏以為黃鐘之宮謂黃鐘少宮也半黃鐘九寸之數管長四寸五分六月用為候氣案六月林鐘

之律長六寸七月夷則長五寸三分有餘何以四寸五分之律於六月候之乎又土聲最濁何得以黄鐘半聲相應乎蔡熊之説非也愚案此處終屬可疑四寸五分之管既不可候六月之氣九寸之管之聲何以應于六月乎

仲春云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鄭註以度量鈞衡石五者總蒙同文三十斤曰鈞集説則謂鈞是平其輕重之差以鈞衡石三字作一句愚案仲秋

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則鈞明是三十斤之鈞集說于仲秋注云此與仲春同若如集說仲春之鮮則豈可同乎

孟冬天子乃祈来年於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孔疏云此等之祭總謂之蜡若細别言之天宗公社門閭謂之蜡其臘先祖五祀謂之息民之祭集說殊不明白

禴祠烝嘗四時正祭皆不見于月令季秋之嘗孟冬之

大飲烝鄭註皆不作宗廟之祭講

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鄭注云文王以勤憂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言與爾三者明傳業于女女受而成之

愚按鄭氏蓋恐人疑文王所以與之之故而以憂樂言之似切實矣然聞以無逸永年矣不聞以安樂延年也斯言也得無啟人主逸豫之念乎不若集說直指為好事者之辭

文王世子疏云諸侯謂之小樂正天子謂之樂師此有

大樂正小樂正周禮有大司樂有樂師故知小樂正當樂師也但此經雜多有諸侯之禮故謂之大樂正小樂正也又大司成論說在東序鄭注云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即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也疏云鄭以下文云樂正司業父師司成父師與樂正相連此大司成亦與大司樂相次故知司成即大司成也以其掌教故知是司徒之屬以其父師司成又掌教國子故知當師氏也愚按大司樂大司成各自一官注疏甚明小注却云大司成

即大司樂謬矣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疏云天子立虞夏殷周四代之學若諸侯止立時王一代之學有大學小學耳其所習經業皆于時王學中其鄉學為庠愚按觀此則孟子所謂學則三代共之者其中仍有天子諸侯大小之不同

文王之為世子也教世子周公踐阼此三句注疏皆作結上文語集說皆作衍文當從注疏集說又云周公踐

阼句缺一相字遂啟明堂位周公踐天子位之說愚按大全嚴陵方氏曰成王主也故於阼曰涖周公相之而已故於阼曰踐此輕重之别也如此說雖缺相字亦自無獘

文王世子言公族内朝以齒外朝以官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愚按如此則中庸序爵今講家以為專是異姓者誤矣

公與族燕則異姓為賔膳宰為主人愚按今士大夫有

爲同姓設燕者亦當本此意爲之

守于公禰此本是遷主而謂之禰鄭注云言禰在外親也集說云禰當讀作祧愚按此亦當從鄭注

下管象舞大武只宜用註疏舊說集說取嚴氏之說殊支離

鄭註燔黍捭豚云中古未有釜甑釋米捭肉加于燒石之上而食之耳今北狄猶然孔疏云伏羲爲上古神農爲中古五帝爲下古若易歷三古則伏羲爲上古文王

為中古孔子為下古若三王對五帝則五帝亦為上古故士冠記云大古冠布下云三王共皮弁則大古五帝時大古亦上古也不同者以其文各有所對故上古中古不同也此云中古者謂神農也愚按大古中古無定屬最是集說以此節為上古非

玄酒在室一條孔疏敘九獻之禮甚明可以補儀禮之缺但云大祫于太廟則備五齊三酒大禘則用四齊三酒此拘于康成祫大禘小之說也

孔疏謂鄭注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者按士喪禮小斂之奠載牲體兩髀兩肩兩胉并脊凡七體也士虞禮主人不視豚解註云豚解解前後脛脊脅而已是豚解七體也按特牲少牢以薦熟為始之時皆體解無豚解以無朝踐薦腥故也其天子諸侯既有朝踐薦腥故知腥其俎之時豚解云熟其殽謂體解而爓之者體解則特牲少牢所升于俎以進神者是也按特牲九體肩一臂二臑三肫四胳五正脊六横脊七長脅八短脅九少

牢則十一體加以脡脊代脅為十一體也是分豚為體
解此熟其殽謂體解訖以湯爓之不全熟次于腥而薦
之堂愚按此解熟其殽雖引特牲少牢然周禮籩人疏
云天子諸侯大夫士雖同名饋食仍有少別何者天子
諸侯尸食前仍有饋獻二是饋孰陰厭陰厭后尸入室
食乃獻大夫士則饋孰與黍稷為陰厭陰厭前無饋獻
以此為異耳又司几筵注曰祼于室饋食于堂繹于祊
疏云饋食于堂謂饋獻節據有熟故言饋食其食未有

黍稷集說不分别朝踐饋食又不分别大夫士欠明澄
酒在下孔疏言鄭意澄為沈齊酒為三酒與集說不同
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孔疏云魯合郊禘也但
郊失禮則牛口傷禘失禮躋僖公集說云成王之賜固
非伯禽之受尤非此二說當從集說
禮運以大夫聲樂皆具為非禮孔疏云大夫自有判縣
之樂而不得如三桓舞八佾一曰大夫祭不得用樂者
故少牢饋食無奏樂之文唯君賜乃有之愚按此二說

本一意所謂判縣者是君賜乃有論語註謂大夫四士二亦是如此

皆從其初皆從其朔此二語最好盖以迹而觀則養生送死禮制日備較之蕢桴土鼓營窟橧巢之日不啻霄壤究之因時制宜無非從其天理之自然三代之興何嘗非大道之行哉比前大同小康之語醇純多矣

鄭注云體其犬豕牛羊謂分别骨肉之貴賤以為衆俎也孔疏云知非尸前正俎者以此經所陳多是祭末之

事若是尸前正俎當云是謂合莫不得云是謂大祥既是人之祥善故為祭末饗燕之衆俎也集說亦用此說

愚按此恐未必然康成之意亦似不如此

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鄭註曰耐古能字孔疏曰古之能字皆作耐字今書雖悉作能或有作耐字者則此耐以天下為一家及樂記云人不耐無樂是古字時有存者亦有誤不安寸直作而字則易屯彖云利建侯而不寧及劉向說苑能字皆為而也愚按此古今字體之變

不可不知集說止云耐音能畧甚

禮運中精語如人者天地之心人情以為田學者所當細味

律呂上生下生先儒之說不同何椒丘曰黄鐘下生林鐘林鐘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鐘應鐘上生蕤賔蕤賔重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鐘夾鐘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仲呂𠃔京馬鄭蔡諸儒及杜佑通典所說也然班固漢書所載

律呂相生皆一上一下而京房等乃自甤賔重上生大呂以後咸易漢志上下之號何哉盖一上一下者相生之道也言重上生者吹候之用也論陰陽相生之正則當從班氏之說若必施之吹候之用則當從京馬鄭蔡之說二者並行而不悖焉愚按今集說所用亦京馬鄭蔡之說也

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集說石梁王氏曰巫祭祀方用卜筮有事方問謂當在左右非也大全西

山真氏曰巫掌祀以鬼神之事告王史掌書以三皇五帝之事告王掌卜筮者以吉凶諫王瞽矇之瞍以歌詩諫王一人之身而左右前後挾而維之雖欲斯須自放得乎愚按此一條當從真氏又禮必本于太一孔疏云太一者謂天地未分混沌之元氣也集說石梁王氏曰禮家見易有太極字翻出一个太一仍是諸子語真氏讀書記云太一者即太極之異名愚按此一條亦當從真氏

禮器孔疏云忠者内盡於心也信者外不欺于物也解忠信二字最明白

禮也者合乎天時一條孔疏曰前云忠信爲本易見而義理爲文難覩故此以下廣説義理爲文之事集説無此明白又按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孔疏云禮物必鄉之所有故有國者必書其國内所生物多少定數以爲國之大法集説於此亦殊混

必舉其定國之數一條當與王制冢宰制國用一條同

看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鄭注謂我字是指知禮者孔疏云知非孔子自我者君子務在謙光不應自言祭祀受福之事愚按注疏此說比集說作孔子自言者其義較長

或素或青鄭注云變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為黑黑為黄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孔疏云是鹿馬之類愚按此可補史之畧

禮之以多為貴者以其外心者也禮之以少為貴者以

其内心也此分而言之也若合而言之則以少為貴亦是心之盡於外處内心外心原是一時俱有

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温之至也鄭注解温為温藉孔疏皇氏云温謂承藉凡玉以物緼裹承藉君子亦以威儀擯相自承藉愚按今人喜用緼藉二字盖本此即易物不可以苟合之意又上文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鄭注云將有祭祀之事必先敬慎如此不敢切也孔疏云禮須積漸不敢切迫也按注疏解慎字俱用温

藉之義蓋經文慎與温本交互言之

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簟之安而

稾鞂之設此義見禮器又見郊特牲蓋即所云禮之近

人情者非其至者也與七介相見三辭三讓而至不可

直情徑行者又不同合之乃見禮意

因名山升中於天此一句鄭注作封禪解集説駁之雖

仍用鄭氏中猶成也之義然只作巡狩燔柴解此等處

集説最有功蓋程朱以来諸儒之意也元明兩代不講

封禪皆是儒者解經之力經學之關係豈不大哉綱目梁天監八年許懋曰舜柴岱宗是為巡狩而鄭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泰山禪于梁甫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之通義也懋亦賢矣哉

内則子事父母櫛縰笄總笄字無注孔疏曰笄者著縰既畢以笄插之熊氏云此笄謂安髻之笄以縰韜髮作髻既訖横施此笄於髻中以固髻也故士喪禮云笄用桑長四寸纋中是也纋中謂殺其中使細非固冠之笄

故文在冠上冠有纓者無笄又婦事舅姑櫛縰笄總鄭注云笄今簪也孔疏曰謂婦人之笄與于上男子笄縰故于此始云笄今簪也則與士冠禮男子爵弁笄皮弁笄同故鄭注冠禮亦云笄今之簪也則喪服女子古笄尺二寸也大全朱子曰婦人不冠則所謂髻笄即為固髻之用亦名為簪而非如二弁之簪矣愚按合注疏及朱子之言觀之則男子之笄有二種婦人之笄又另是一種

升降出入揖遊揖遊二字注疏集說大全俱無解惟小

學注說得明

魚膾芥醬芥醬二字注疏集說俱無解

自蝸醢至卵鹽二十六物大全長樂劉氏曰士庶不可

得而備之也偶其有者則如此法以制之凡為人子婦

者預當知之以敬于祭祀則鬼神享之以奉于燕飲則

賓客樂之以饌于尊親則衰病宜之愚按如此說方見

内則之喫緊為人處

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此恐其勞動故云然鄭注云微其禮者依違言之求而不切也孔疏云依違求之而不偪切此說得明集說云其禮微畧不誠切以求之便不明白

妾御當夕之制不特注疏言之而集說亦用之令人乃以色荒為疑不知此是言其制度如此若夫清心寡欲則存乎其人而已猶之天子之羞百二十品特備其制爾豈必徧嘗之哉

接以太牢王肅杜預並以為接待夫人以太牢鄭註云接讀為捷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虗强氣也集說則云以太牢之禮接見其子恐當從鄭說

請肄簡諒鄭註云請習簡謂所書篇數也請習信謂應對之言也集說云諒言語信實也愚按應對之言而謂之諒蓋言以信實為主也集說又一說簡者簡要此易啟人苟簡之病當删

二十博學不教此一語最切今人病痛今學者苦于衣

食之累往往以訓蒙為治生之策甚有不及二十而為人師者矣其為害可勝道哉集說云不教恐所學未精故不可為師以教人也旨哉言乎

凡女拜尚右手孔疏云漢時行之也愚按觀此則唐初男女之拜已無左右之分

玉藻疏云漢明帝時用曹褒之說皆用白旒珠與古異也愚按此則玉藻之制自東漢而變玄端而朝日注疏皆謂端當為冕集說亦從之大全方氏則云玄端者祭

服燕服之總名衣玄衣而加玄冕則為祭服衣玄衣而加玄冠則為燕服此與注疏集說俱不同

聽朔于南門之外鄭注云東門南門皆為國門也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愚按康成之意蓋謂聽朔于南門外之明堂也經文止言南門外而不言明堂此注亦是補經之法

鄭注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孔疏云按考工記

夏后氏世室鄭注云謂宗廟殷人重屋註云謂正寢也
周人明堂鄭云三代各舉其一明其制同也然太廟路
寢既如明堂則路寢之制上有五室不得有房而顧命
有東房西房鄭荅趙商云成王崩時在西都文王遷豐
鎬作靈臺辟廱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焉故知此喪禮
設衣物有夾有房也周公攝政制禮作樂乃立明堂於
王城如鄭此言是成王崩時路寢猶如諸侯之制故有
左右房也然西都宮室既如諸侯制按詩斯干云西南

其戶箋云路寢制如明堂是宣王之時在鎬京而云路寢制如明堂則西都宮室如明堂也故張逸疑而致問鄭荅之云宣王承亂又不能如周公之制如鄭此言則成王崩時因先王舊宮室至康王已後所營依天子制度至宣王之時承亂之後所營宮室還依天子制度路寢如明堂也不復能如周公之時先王之宮室也愚按此疏說得最周密然謂太廟路寢明堂之制同屬可疑明堂位謂太廟天子明堂其誤亦同

康成主明堂五室之説而謂九室三十六戸七十二牖是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説者所益非古制也此與朱子意不同又按康成觧月令亦只是主五室之説其意蓋以九室乃後儒誤觧不韋月令也集説于月令玉藻殊欠明白

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鄭注云聽其朔于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孔疏云於文王在門謂之閏是閏月聽朔于明堂門反居路寢門皇氏云明堂有四門即

路寢亦有四門閏月各居其時當方之門義或然也愚按此因路寢如明堂之説而遂謂路寢亦四門益難信

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孔疏以周禮之五史參攷之知其即太史内史最見精細集説則不問其為何官矣陸翼王集説補正亦備載孔疏之説

朝服以日視朝于内朝鄭注云朝服冠玄端素裳也孔疏云按王制周人玄衣而養老註云玄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為諸侯朝服彼注云玄衣則此玄端也若以素為

裳則是朝服此朝服素裳皆得謂之玄端故論語云端章甫註云端玄端諸侯朝服若上士以玄為裳中士以黄為裳下士以雜色為裳天子諸侯以朱為裳則皆謂之玄端不得名為朝服也又朝玄端夕深衣疏曰大夫士視私朝故服玄端若朝君之時則朝服也朝服其衣與玄無異但其裳以素耳愚按此分别朝服與玄端最明但朝禮則君臣同服若宗廟之事則君不服玄端亦不服朝服故論語蒙引謂君臣同服者非告朔聽朔之

制內朝外朝之别此處孔疏說得最明
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鄭注既云絞蒼黄之色又引
論語素衣麛裘孔疏引皇氏云素衣為正記者亂言絞
耳集說不分别殊畧
諸儒言明堂之說不一蔡邕云明堂太廟辟雍是一處
此說最無理

讀禮志疑卷五

讀禮志疑卷六

贈内閣學士陸隴其撰

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鄭注云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也不于宗廟辟王也天子周公也此最謬處集説非之是矣孔疏又載鄭發墨守云隱為攝位周公為攝政雖俱相幼君攝政與攝位異也愚按此則鄭又自相矛盾矣又鄭于

大誥王若曰亦云王謂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王也孔疏于書主安國傳故極言鄭之非于禮記主鄭義故不駁

孔疏謂王肅以家語之文武王崩成王年十三鄭康成用衛宏之說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與王肅異也愚按此等處總難稽考又書孔傳亦云武王崩成王年十三

三公中階之上疏云南面三階故稱中愚按他經未見中階之名諸莊甫云中階是秦制似可信明堂位東

旂爵勺或用三代或用四代集說不言其何故孔疏云
隨其禮存者而用之耳無别義也最明
少儀云不疑在躬鄭注謂不服行所不知使身疑也較
集說似明毋身質言語及曲禮疑事毋質即此意
玉藻謂童子見先生從人而入少儀謂童子曰聽事此
最足見古人長幼之節
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集說就出處言鄭注謂
量量其事意合成否是就逐事言愚按似當兼用

毋循枉集說云言行過而邪枉當改以從直後復循襲是貳過矣愚按以此推顔子之不貳過可見過之貳有由于錮蔽者有由于因循者

少儀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軌范乃飲集說止云軌轂末也范軾前也鄭孔注疏則引周禮大御祭兩軹祭軌卽風濟盈不濡軌究其同異又如犬則執緤條則引曲禮効犬者左牽之此等處是注疏所長

學記術有序鄭注云術當作遂孔疏解之甚詳集說謂當作州者非

中年考校一條大全臨川吳氏講得最明愚按論語洒掃應對進退是小學之行學記離經辨志敬業樂羣博習親師論學取友是小學之知又離經幾句俱在則以學文中孔疏謂應入大學者自國家考校之其未入大學者鄉遂大夫考校也不見分小學大學似與臨川吳氏之說不同集說則並不言何人考校何處考校尤混

至近來講家有所謂說約者則又云入學比校俱指大學言與吳氏之說全背

未卜禘不視學孔疏謂若不當禘祭之年亦待時祭之後乃視學也集說謂不五年不視學則拘泥甚矣又孔疏謂此視學謂考試學者經業或君親往或使有司為之非天子大禮視學也若大禮視學在仲春仲秋及季春集說亦不能如此之詳

多其訊言及于數集說云多發問辭以訊問學者而所

言又不止一端孔疏云多其訊者訊問難也既自不曉義理而外不肯默然故假作問難若已解之也言及于數者數謂法象既不解義理若有所言而輙詐稱有法象也猶若一則稱配太一二則稱配二儀但本義不然浪爲配當此解勝集説

呻其佔畢一節皆是與時教必有正業相反而退息之居學具有無不必言矣集説謂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則與退息必有居學者異恐非

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鄭注謂學不心解則忘之易此解得最明集說以工夫間斷言之亦非

相觀而善之謂摩鄭注云不並問則教者思專也孔疏云善猶解也受學之法若人人競問則師思不專故令弟子共推長者能者一人諮問餘小不能者但觀聽長者之問答而各得知解此朋友琢磨之益故謂之摩也愚按集說大全俱不用此解然此解自精論語孔門七十子親承問答者極少想亦由此

注疏謂或失則多謂才識淺小而所學貪多終無所成者或失則寡是才識深大而所學務寡終存狹局者或失則易是汎濫外問學而不思則罔者或失則止是不肯諮問思而不學則殆者此解亦勝集說

樂記動静有常小大殊矣鄭注云動静陰陽用事大小萬物也大者常存小者隨陽出入愚按此解與集說不同然中庸大德小德之義恐是如此

天地之情也疏引皇氏云天地無情以人心謂之耳愚

按西山讀書記論天地無心有心最詳恐不可一槩說樂記言禮樂處雖多集說劉氏云始也法陰陽以為禮樂終也以禮樂而贊陰陽此二語足以括之

以樂記之禮樂與太極圖之仁義禮智對看則樂記之樂兼得太極圖之仁樂記之禮兼得太極圖之禮義智然黄氏日抄則云春作夏長元亨之仁也仁主仁愛樂主和同故仁近于樂秋斂冬藏利貞之義也義主斷制禮主限節故義近于禮依此則樂記之樂乃是太極圖

之仁禮樂記之禮乃是太極圖之義智此亦似可從玩

集說亦是黄氏之意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鄭注云其辭未聞孔疏云聖證論引尸子及家語難鄭云昔者舜彈五弦之琴其辭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鄭云其辭未聞失其義也馬昭云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又尸子雜說不可取證聖經故言未聞也愚按鄭氏不取雜說證經可謂謹嚴王

肅駁之非也黄氏日抄亦載南風之辭失鄭氏之意
集說石梁王氏曰夔制樂豈專爲賞諸侯此處皆無義
理愚按此非謂夔之樂皆爲賞諸侯設也特歌此南風
以賞諸侯耳於理無礙孔疏自明
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鄭
注云民勞則德薄酇相去遠舞人少也民逸則德盛酇
相去近舞人多也孔疏云綴謂酇也酇謂酇聚舞人行
位之處立表酇以識之黄氏日抄亦主此解集說乃以

行綴遠為德隆樂盛行綴短為德薄樂殺與注疏相反似只宜從注疏

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孔疏云黄帝所作咸池之樂至堯更增改修治而用之黄帝之樂堯不增修者則别立其名則此大章是也咸池至周謂之大咸大章至周謂之大卷更加以雲門之號雲門大卷一也愚按此皆是據周禮以解禮記集説皆不暇及

黄氏日抄云五帝之不相沿樂以樂久而不變將極而

失其和則憂也三王之不相襲禮以禮久而不修將粗而失其中則偏也愚按此說似妙然注疏集說皆不如此解

樂言一章孔疏謂樂出于人而還感人猶如雨出于山而還雨山火出于木而還燔木愚按此數語最明白集說不如也

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注疏以樂言集說以人之感于樂者言恐當從注疏

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孔疏及大全嚴陵方氏皆主樂言集說獨將氣盛化神句主天地言集說誤

文采節奏四字黄氏日抄云文采謂威儀節謂樂止奏謂樂終也最明

先鼓以警衆三步以見方此初之節奏也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此繼之節奏也故前又云廣其節奏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此

二句當與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同看葢不可變不可易者禮樂之初定者也不相沿不相襲者禮樂之積獘者也

德成而上藝成而下當與論語游于藝及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同看

君子于是語于是道古言古樂之妙君子聽之不覺其闡明而率循之故非此不語非此不道豈有厭倦之理葢所以破文侯恐卧之言也集說不明白

集說云三綱者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六紀謂諸父有善諸舅有義族人有序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此本孔疏又本禮緯含文嘉葢緯雖不可盡信然聖賢精意亦時有藉之以傳如此之類者故康成往往以緯證經未可以此詆康成也

衛音趨數齊音傲辟孔疏謂淫泆之外更有趨數傲辟故總謂之溺音此解亦勝集說

遲之遲而又久黄氏日抄載方氏之說曰上遲字音穉

待也待諸侯之至也下遅字如本音謂遅而又久則遅之至也此解甚妙集說畧而不言

樂記一則曰禮勝則離樂勝則流是禮樂皆不可過也一則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盈是禮則懼其不足樂則懼其有餘也二條互相發明集說劉氏以謙卑退讓為減以減而不進為禮勝則離此另是一解與孔疏及馬氏註俱不同不可從

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于此矣孔疏云術謂道路變謂

變動言口為聲音貌為動靜是人性道路之變轉竭盡於此矣而不可過也愚按此解性術二字最精集說欠明

曲直繁瘠廉肉節奏此八个字作文之法亦盡于此

審一以定和集說應氏劉氏兩條不同劉氏與鄭孔注疏同應氏所謂一者心也恐不免有良知家之弊

子貢問樂一條孔鄭雖考正其倒錯而仍存其舊以示傳疑之意集說竟沒其舊非先儒注書之體也

歌者直己而陳德者也直即直養無害之直直己者正直己身自反無愧正所謂德于未歌之前實有此德恐其雖得而復失故將諸詩敷陳以涵養保全之觀下文云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其意可見集說方氏一條以各濟所偏為解非經意也注疏皆不如此解

經解第一條言六經之教所得有淺深因而不能無失其義甚精集說石梁王氏謂此決非孔子之言殊誤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

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今講家以此一段為德盛其在
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
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
講家以此一段為養純盖德已盛而猶不敢以自足者
自朝廷以至進退一步密一步涵養之功又如此此所
以大法小廉而百官得其宜綱舉目張而萬事得其序
也汪氏集說大全皆不能如此明白于此可悟日新又
新之分

哀公問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㐲言雕鏤文章黼黻在有成事之後亦猶師乙之言歌在有勇有義之後也

仲尼燕居云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集說無解今講家云言非空言行非强勉正明禮樂之意其中自有序和在甚明

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于禮謂之偏集說解得不明孔疏云古與今異古之人也明達于

禮而不甚明達于樂者但謂之樸素不備具耳不得稱於樂為窮明達于樂而不甚明達於禮者謂之徧半而不備耳非是於禮為窮變禮樂兼有但樂優于禮若今人達于樂而不達于禮者則全不知禮也此解分明

聖人論治必說到無以復加必說到過化存神必說到循序漸進五至言無以復加也三無言過化存神也五起言循序漸進也五起自内及外自近及遠始起于心既得於身徼于人臻于天又終而至於悠久

統言之曰禮樂分言之曰三曰五蓋志也詩也哀也皆從禮樂中分出言之耳故三無五至猶言禮樂極其至而妙於無耳古人文字多變換故費後人解說三無五至即虞所謂惟康四方有敗必先知之又即虞書所謂惟幾

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黄氏曰抄曰神氣散而為風薄而為霆皆從地起故屬之地蓋闢有天雨有雷雨天雨遠雷雨近此章以風雨屬天以風霆屬地其審之矣世有

風雷大作而高山絕頂晴皎自如者非風霆卽地之神氣之爲耶愚按日抄之意葢以風之在天與在地者各不同也注疏集說大全俱不若此之明白

者欲將至有開必先黄氏日抄云者欲謂所可願之事祭統裁衛悝鼎銘亦曰乃考文叔興舊耆欲晦庵據家語云有物將至其兆必先疑有物訛爲耆欲其兆訛爲有開愚按朱子之疑雖是然依鄭注及集說解自好不必改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孔疏云鄭志注禮在先未得毛詩傳故以甫為仲山甫在後箋詩乃得毛傳知甫侯申伯同出伯夷之後故與禮别也愚按一人之解不能不因前後而異同如此讀者何可不審又坊記引先君之思以畜寡人鄭注作定姜之詩亦與詩註不同孔疏亦引鄭志云註記時執就盧君後得毛傳乃改之凡註與詩不同皆倣此

坊記引君陳鄭註云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孔疏

並不言其何據止以蔡仲之命序例之謂其相似恐終

難信

表記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

也孔疏云以直報怨是禮之常也令以德報怨但是寬

愛己身之民欲苟息禍患非禮之正也愚按此段如孔

疏之解自無病不知集說何以疑其非孔子之言

道有至有義有考義字上本無有字鄭注謂是闕文集

說即增之而不註明其故

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孔疏云過謂利之與害若遭遇利害之事其行仁之情則可知也愚按孔疏解此過字最明蓋與論語觀過知仁之意自不同集說吕氏及大全嚴陵方氏以論語之意解此誤矣

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鄭注云數與長短小大互言之耳集說欠明

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孔疏云凱樂也言君子初以

仁政化下使人樂仰自强不息是凱以强教之黄氏曰
抄引呂氏曰凱樂也此以爲强教者和樂之中又有强
盛之狀凱風長養之風也凱樂戰勝之樂也八凱性和
而有才者也皆有强盛意此皆可與集說相發明
孔疏謂虞夏之文不勝其質者言虞夏之時雖有其文
但文少而質多故文不勝于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者
言殷周雖有其質亦質少而文多故不勝其文然按三
正記云文質再而復始則虞質夏文殷質周文而云虞

夏之質殷周之文者夏家雖文比殷周之文猶質殷家雖質比夏家之質猶文愚按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與夏忠商質周文之說可相通與三正記之說恐不相類又按夏道尊命一條即夏忠商質周文之說也取石梁王氏之說曰此一章未敢信以為孔子之言恐亦難一槩不信

事君遠而諫則諂也孔疏云若與君疏遠强欲諫諍則是諂佞之人望欲自達也愚按此意甚正石梁王氏謂

此非孔子之言過矣又孔疏云凡諫者若常諫之時天子諍臣七人諸侯五人大夫三人唯大臣得諫若歲初則貴賤皆得諫也故襄十四年左傳師曠對晉侯云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國語又云天子聽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此皆孟春之月上下皆諫故傳引夏書曰每歲孟春遒人以木

鞞狗于路是也愚按此又可見遠臣之諫嘗有時偰

表記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

上帝熊氏訓解以此二句專就所用之牲言可免劉註

牴牾之疑

緇衣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黄氏日

抄云綸繩也大於絲綍索也又大于綸言王言一出下

所視效其端雖微其末漸大甚明集說不詳

緇衣言甫刑苗民孔疏曰鄭注吕刑云苗民謂九黎之

君也九黎之君於少昊氏衰而棄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變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後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為居于西裔者三苗至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君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時又竄之後王深惡此族三生凶惡故著其氏而謂之民以此言之鄭以九黎為苗民先祖但上學蚩尤之惡非蚩尤子孫孔註尚書以為九黎即蚩尤也三苗則非九黎之子孫與鄭異愚按此叙三苗之始末最詳

深衣續衽鉤邊鄭注云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鉤邊若今曲裾也孔疏云衽當旁者凡深衣之裳十二幅皆寛頭在下狹頭在上皆似下要之衽是前後左右皆有衽也今云衽當旁者謂所續之衽當身之一旁非為餘衽悉當旁也云屬連之不殊裳前後者若其喪服其裳前三幅後四幅各自為之不相連也今深衣裳一旁則連之相著一旁則有曲裾掩之與相連無異故云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愚按如孔疏

之言則集說楊氏以覆縫為鉤邊恐未然大全嚴陵方氏曰衽襟也亦恐小異

儒行云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鄭注孔疏皆無解集說吕氏云此一句尚氣好勝之言於義理未合近世講家則云不可面數微辨即改不待面數也此正勇于改過處愚按此說勝于吕氏

孔疏云孔子說儒凡十七條其上十五條皆明賢人之儒其第十六條明聖人之儒其十七條之儒是夫子自

謂也愚按原本鄭注最明集說殊欠明白

毀方而瓦合鄭注云去已之大圭角下與衆人小合也孔疏云方謂物之方正有圭角鋒鋩也瓦合謂瓦器破而相合也又云圭角謂圭之鋒鋩有楞角言儒者身恒方正若物有圭角不欲異衆過甚去其大圭角言猶有小圭角也黄氏日抄云毀方毀去其圭角瓦合委曲相合如瓦之覆屋也愚按此皆主涵容言與後所謂砥礪廉隅者不同集說所解殊迂滯

麤而翹之又不急為也孔疏云麤疏也翹起發也甚明
集說亦不明
孔疏云儒之言優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愚按儒之德
兼剛柔而要以柔為本孔疏此解精矣
沮之以兵世亂弗沮沮字集說無解鄭注云沮謂恐怖
之也孔疏云俗本沮或為阻字謂阻難之事愚按沮與
阻是二字不得混陸德明經典釋文云沮在呂反
冠義三加彌尊孔疏士禮故三加也古者五十而後爵

故大夫無冠禮諸侯則四加而有玄冕也天子當五加衮冕也集說不明

昏義孔疏云納采問名此二禮一使而兼行之納吉納徵請期每一事而使者一人行惟納徵無鴈以有幣故其餘皆用鴈愚按今多用幣者矣此昏禮之失也

鄉飲酒義孔疏云此篇前後凡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也四則黨正蜡祭飲酒總而言之皆謂鄉飲酒知此篇合有

四事者以鄭注鄉人鄉大夫又云士州長黨正鄭又云君子謂鄉大夫士也鄉大夫士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也鄭以此經云鄉人士君子故知此篇有四事鄉則三年一飲州則一年再飲黨則一年一飲也愚按今人認鄉飲專為養老之事失其義矣

賔主象天地介僎象陰陽孔疏云天地則陰陽著成為天地故賔在西北天地嚴凝之氣著主在東南天地溫厚之氣著介坐在西南象陰之微氣僎在東北象陽之

微氣此一段看得陰陽寂分明立賓以象天而坐則於西北陰位立主以象地而坐則于東南陽位分明是先天後地之理

射義孔疏云凡天子諸侯及卿大夫禮射有三一為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二為賓射諸侯來朝天子入而與之射也或諸侯相朝而與之射也三為燕射謂息燕而與之射其天子諸侯大夫三射皆具其士無大射此三射之外又有鄉射鄉大夫職云獻賢能之書於王退而

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是也又有州長射于州序之禮又有主皮之射愚按此一條言射之類最詳

為人父者以為父鵠孔疏云中則任為人父不中則不任為人父故為人之父者以為父鵠以下放此愚按此說得最明蓋當時以射習人于禮樂故視射之鵠如已之道猶今之以經義習人也集說不分明

燕義云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孔疏謂游卒未仕者也師氏職云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鄭注云貴游子弟

王公之子弟游無官司者則此游卒是游逸以為副倅故云未仕者國之尋常小小之政事不與于國子唯民庶所為國子存游卒未仕者之中選擇有國子又有游卒猶書有三宅又有三俊皆儲以為他日之用者也

真西山龍王祠記曰壇而禜之可也廟而祠之亦可也古今異宜豈必皆同選按龍而廟祀之終不如古禮之善

羣經音辨中引經往往與今本不同如書曰雨曰濟曰𧍍

篆大德之類大約今本皆唐天寶三年詔尚書古體文字勒依今文孔頴達正義雖在天寶前然經當時改定羣經音義是本陸氏經典釋文故猶存古字

漢孔氏尚書序云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疏云尚書緯及孝經讖皆云三皇無文字此不同者藝文志曰仲尼沒而微言絶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況遭秦焚書之後羣言競出其緯文鄙近不出聖人前賢共疑有所不取通人

考正偽起哀平則孔君之時未有此緯何可引以為難予愚按世多咎孔疏之引讖緯觀此條則其胸中涇渭自分其引之者亦是擇其近理者取之似未可深罪也若何休之解公羊妄言孔子受端門之命則真為侮聖言矣

公羊傳序疏云何氏作墨守癈疾膏肓蓋在注傳之前猶鄭君作六藝論訖然後注書愚按此可想見古人著作之次第

家禮陳冠服條下注云有官者公服無官者襴衫性理
載程子曰今行冠禮若制古服而冠冠了又不常著却
是偽也必須用時之服至昏禮則朱子曰昏禮用命服
乃是古禮如士乘墨車而執雁皆大夫之禮也冠帶只
是燕服非所以重正昏禮也不若從古之為正黄氏瑞節
曰士昏禮謂之攝盛盖以士而服大夫之服乘大夫之
車則當執大夫之執也按昏禮冠禮却是兩樣意思
鄭康成注周禮膳夫醬穿云醬謂醯醢賈疏云醬是總

名按此則知古所謂醬絕非今所謂醬

經典釋文一書本自單行後人强以合于注疏往往有與注疏牴牾處如周禮司裘注繚字豻字陸氏音釋却作豸字干字

齋字鄭司農云齋或謂資鄭注外府曰行道之財用也注掌皮則曰予人以物曰齋賈疏謂齋有兩義

周禮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鄭司農以庫門為中門鄭康成以雉門為中門賈疏發明康成之意最詳蔡

九峯注康王之誥却仍主司農之說何也

鄭康成注周禮追師副字曰若今步繇賈疏云漢之步繇謂在首之時行步揺動此據時目驗以曉古至今去漢久遠亦無以知之矣又注編曰若今假紒疏云亦是鄭之目驗以曉古至今亦不知其狀也愚按此可見事有不必曲為之說者大抵闕疑有二樣一是我不能驟通而當闕以俟之一是事本不可通而當闕而置之

康成澤虞注曰澤水所鍾也水希曰藪愚按藪便是變

成平之漸

鄭注周公所測之地中在今潁川陽城疏云周公度景之處古跡猶存卒都洛邑不在潁川地中者欲取河洛之間形勝之所洛都雖不在地之正中潁川地中却仍在畿内愚按此可見古人人建事雖考之天道必以人事為主

大司徒文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此是以地中為準而較其

四面之長短與冬至景長夏至景短之長短又不同與日極南至牽牛極北至東井之南北亦不同鄭注云日南是地于日為近南也日北是地於日為近北也最明賈疏五表之說亦甚詳又按觀此則里差之法自古有之堯典羲和分驗四方亦是如此

小司徒伍兩卒旅之制鄭注止云此皆先王所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却不引管子内政軍令之文蓋不欲合王伯而一之也賈疏引管子語以實之失其意矣

小司徒九夫為井鄭注云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賈疏云一井之内地有九夫假令盡是上地不易家有百畒中一夫入于公四畔八夫家治百畒尚無九夫所治况其中或有一易再易所取數更少今鄭云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鄭據地有九夫而言非謂有九家也愚按觀此則井田内自有活法而後人紛紛疑之者過矣又載師注疏亦可見其為活法見別本

封人歌舞牲鄭注云謂君牽牲入時隨歌舞之言其肥

香以歆神也愚按此可見古人感神之法無所不至

據左氏莊二十五年傳則惟正陽之月有救日食之法

而尚書季秋日食救之者賈疏謂上代之禮不與周同

然則鼓人職救日月則詔王鼓而春秋記日食不記月

食聖人用意亦有不必盡同者歟

老子謂道可道非常道又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

不失德是以無德又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

後義失義而後禮賈疏以師氏至德與老子常道及上

德不德為一是燧皇已上無名號之君所行以斂德與老子可道之道及下德不失德失道而後德為一是三皇五帝所行以孝德與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為三王所行又以仁義為五帝三王所同有唐初儒者猶崇信老莊往往引以解經而不辨其與儒家同異處此其所以為陋也

仇讐調人疏云仇是怨也讐謂報也又云漢時徐州刺史荀文若問玄周禮父之讐辟之海外今青州人讐在

遼東可以王法縱不討乎當問之時玄已年老昏耄意忘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愚按此疏辨仇讐海字之義好

媒氏云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康成據易參天兩地之義則謂必三十二十然後可嫁娶王肅據家語之文則謂言其極不是過耳王說似近情然古今風俗不同則鄭說亦未可盡非

委人職云凡疏材木材注疏皆只解疏材不解木材木

材二字疑有誤不當在此

土均職有禮俗二字康成謂是先王舊禮賈疏云俗者續也愚按有禮俗有俗禮禮俗不可變故曲禮云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而康叔封衛亦因殷舊俗禮則不可狥然鄭注于誦訓之方慝亦因曲禮此語疏云土均是謂先王舊俗此謂不變其鄉俗然則俗禮亦未可輕變歟

草人注云土化之法化之使美若氾勝之術也疏云漢時農書有數家氾勝為上故月令註亦引氾勝愚按注

疏並不言氾勝是人名是書名齊民要術內亦止稱氾勝之書曰俱欠明

大宗伯言社稷而不言方澤注疏謂是舉社以表地此與中庸言郊社一例又如賈疏解朝宗覲遇云四方諸侯來朝覲天子豈有別意乎各舉一邊互見為義耳按古人文法往往如此

九命作伯鄭注曰得征五侯九伯者賈疏曰左傳五侯九伯汝實征之賈服云五等諸侯九州之伯若然與天

子何殊而為夾輔乎故鄭以為五侯者九州有九牧牧即侯但二伯共分各得四侯半侯不可分故二伯皆言五侯也言九伯者九州有十八伯各得九伯故云九伯也愚按鄭説勝賈服然杜注却不從鄭

鄭注蒼璧禮天黄琮禮地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也愚按漢儒解上帝后土必言其居之所在此雖未必然然亦不可不存其説又鄭云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而太

昊勾萌食焉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而炎帝祝融食焉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而少昊蓐收食焉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而顓頊玄冥食焉賈疏云必知迎氣亦有五人帝五人神者以其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皆以人帝人神為配也愚按此亦可謂達鬼神之情狀

大宗伯疏謂禮無祭海之文故鄭司農以日月星海解四望而後鄭不從可見先儒議禮必不肯為無據之言

小宗伯疏曰何休云質家右宗廟尚親親文家右社稷尚尊尊若然周人右社稷者地道尊右故社稷在右是尚尊尊之義愚按此可見古禮之不同

肆師職注云遠郊百里近郊五十里疏云遠郊百里者司馬法文知近郊五十里者按尚書君陳序云分正東郊成周鄭彼注云成周在近郊五十里案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以其漢法于王城置河南縣於成周置洛陽縣相去見五十里是近郊五十里故云東郊也愚按此

已見載師但此更詳此等疏當合在一處

肆師職云封于大神鄭注云封謂壇也愚意封禪之封即此意

康成注表貉云其神蓋蚩尤或曰黄帝然則康成已不知其為何神祭者如何盡誠曰但知其為造兵之人而已不知其為何人亦可也

肆師表貉疏云爾雅云是類是禡故知貉為師祭也疑有誤

鬱人疏曰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薫大夫以蘭芝士以蕭庶人以艾此等皆以和酒諸侯以薫謂未得圭瓚之賜得賜則以鬱耳愚按先王以香氣求神而又有差等如此又疏曰王度記云天子以鬯禮緯云鬯草生庭皆是鬱金之草以其和鬯酒因號為鬯草也愚按此又可見名之變

鬯人掌共秬鬯鄭注云秬鬯不和鬱者又云卣中尊謂獻象之屬尊者彝為上罍為下疏云獻云獻象之屬在其中故云中尊愚按今蔡傳洛誥秬

鬯却以鬱金脩之此是本禮緯說若依康成說則鬯屬
鬯人不用鬱又酒正疏云鬯人所造鬯酒者自用黑黍
為之與五齊三酒别也要查王制賜鬯曲禮下摯天
子鬯注疏
鄭注鬯人引檀弓曰臨諸侯畛于鬼神曰有天王某父
疏云此亦下曲禮文言檀弓者誤愚按康成引經猶有
誤處甚矣讀書之難也
司尊彝注云變朝踐為朝獻者尊相因也變再獻為饋

獻者亦尊相因愚按祭禮有祼有朝踐饋獻酳尸酳尸
即饋食之禮也朝獻者即王之酳尸也再獻者即后及
賔之酳尸也此經于春夏則言朝踐再獻于秋冬則言
朝獻饋獻是省文互文之法
冢人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鄭注云先王造塋
者昭居左穆居右夾處東西賈疏云若文王在豐葬于畢
子孫皆就而葬之即以文王居中則武王為昭居左成
王為穆居右康王為昭居左昭王為穆居右已下皆然

至平王東遷死葬即又是造塋者子孫據昭穆夾處東西若兄死弟及俱為君則以兄弟為昭穆以其弟已為臣臣子一列則如父子故别昭穆也必知義然者按文二年秋八月大事于太廟躋僖公謂以惠公當昭隱公為穆桓公為昭莊公為穆閔公為昭僖公為穆今升僖公於閔公之上為昭閔公為穆故云逆祀也知不以兄弟同昭位升僖公于閔公之上為逆祀者案定公八年經云從祀先公傳曰順祀先公而祈焉若本同倫以僖

公升于閔公之上則以後諸公昭穆不亂何因至定八年始云順祀乎愚按閔昭僖穆僖昭閔穆順逆只在二公若文公則坐定是昭矣以後諸公昭穆何由而亂賈疏此條殊不可解

大司樂奏黄鐘歌大吕疏云欲作樂先擊此二者之鐘以均諸樂是以鐘師云以鐘鼓奏九夏鄭云先擊鐘次擊鼓論語亦云始作翕如也鄭云始作謂金奏是凡樂皆先奏鐘以均諸樂也愚按據此則樂以律為本八音之

律又以鐘為本鐘之律定而後八音之律可定也故鄭
又引伶州鳩之言曰律所以立均出度古之神瞽考中
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
大司樂圜鐘為宮條鄭注云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
以玉而祼焉賈疏謂據小宰注天地大神至尊不祼又
玉人典瑞宗伯等不見有宗廟禮神之玉此言玉止據
天地言祼止據宗廟愚按依此則書言植壁秉圭只是
變禮

圜鍾為宫一條不用隔八相生之正法鄭注有避有不用之說不知果合當時之意否存其說而闕疑可也又鄭注云凡五聲宫之所生濁者為角清者為徵羽賈疏曰或先生後用或後生先用又鄭注云云此樂無商者祭尚柔商堅剛也愚按此則言律吕者所當知

大司樂四鎮五嶽賈疏曰爾雅霍山為南嶽尚書及王制注皆以衡山為南嶽郭璞注云霍山今在廬江潛縣別名天柱山武帝以衡山遼遠因讖緯皆以霍山為南

嶽故移其神於此如郭此言則武帝在爾雅前乎愚按

此亦當闕疑

樂師舞先鄭云宗廟以羽後鄭云宗廟以人然春秋初

獻六羽不知後鄭如何解

大師賈疏謂康成律取妻而吕生子之義皆本律歴志

可見讀經不可不知史與同賈疏謂鬼谷子有飛鉗揣

摩之篇皆言從横辨說之術飛鉗者言察是非語飛而

鉗持之揣摩者言揣人主之情而摩近之愚按四字說

盡從横人胏肝

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鄭注曰言與其聲歌則云樂者主於舞疏曰凡樂止有聲歌及舞既下别云聲歌明上云樂主於舞可知也愚觀此則論語言樂正又言雅頌得所樂自樂雅頌自雅頌可知朱註以詩樂並言此不易之論也說者因鄭夾漈言詩者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遂謂雅頌即是樂此亦拘矣不知夾漈之言本偏謂詩用以歌可也謂非以說義則不可虞書言詩

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律生于詩者也如鄭此言則詩反生于律矣且如夾漈說則興于詩成于樂亦將合而為一乎又有因夾漈之說遂謂孔子有正樂之功無刪詩之事者其誣抑甚矣此特見延陵觀樂時雅頌具在詩未嘗亂無待刪然則延陵觀樂之時樂亦何嘗亂乎要之今日詩樂舊本既亡故不見夫子刪正之妙若使無夫子刪正則詩樂僅足動賢者之觀聽豈足為萬世之準繩乎延陵之嘆樂猶之韓起之歎春秋耳

籥章云歙豳詩豳雅豳頌鄭注云吹之者以籥為之聲
愚按此是舉詩以見樂大司樂奏黃鐘歌大呂此是舉
樂以見詩
大卜云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鄭
注云頌謂繇也疏云繇之說兆若易之說卦故名占兆
之書曰繇愚按今人不知繇為何義以易比例最明
卜師四兆鄭注謂占兆之書分為四部若易之二篇其
云方功義弓之名未聞愚按卜筮一理而遍書獨不傳

聖人贊易之功豈不大哉

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鄭注天神人鬼地示不和則六癘作見故以祈禮同之愚按此等皆是明于鬼神之情狀處

男巫有冬堂贈之文注謂歲終以禮送不祥愚按此與方相逐疫相為表裏剛柔並用之道也先王之於鬼神一以人道推之

女巫凡邦之大烖歌哭而請注云有歌者有哭者冀以

悲哀感神靈也疏引論語哭而不歌爲難而以喪家輓歌解之謂是憂愁之歌非以樂而歌然不言喪家輓歌于何時

馮相氏言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叙賈疏謂四時之景合度乃德政所致故晷進則水晷退則旱愚按若以今歷家言之則此皆由歷之疎密耳顔氏家訓省事篇内有一條論此最明蓋二說當並行

馮相疏謂大歲在地與天上歲星相應而行一歲移一

辰又分前辰為一百三十四分而侵一分則一百四十四年跳一辰歲星為陽人之所見大歲為陰人所不睹又曰今歷無跳辰之義故注云今歷大歷非此也愚按既不是跳辰之大歲則所指又是何

分野之說賈疏謂此古之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此補鄭注所不及其說甚是

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賈疏謂孝經緯云三皇無文世本云蒼頡造文字蒼頡黃帝之史則文字起于黃帝今

此云三皇之書者三皇雖無文以有文字之後仰錄三皇時事故云掌三皇之書也愚按雖云蒼頡造字然蒼頡之前必已先有蒼頡特因而增定之耳不然伏羲神農之號豈皆後世所追尊乎

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鄭注謂若堯典禹貢達此名使知之或曰古曰名今曰字使四方知書之文字愚按朱子中庸注是用其後一解

何椒丘周禮注論占夢論庭氏等官最精

掌客賔客有喪唯芻稍之受鄭注專以父母之喪言然

則非父母之喪饗食亦可受歟

讀禮志疑卷六